

十一  
五



宋書卷十九

梁

沈

約

撰

志第九

樂一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至于三代名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

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

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  
內史中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  
數言其義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  
不用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  
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  
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  
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  
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荊定雅樂時又有鄧  
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  
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

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  
惟夔好古存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  
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  
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  
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  
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卽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  
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  
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  
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  
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

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箎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

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  
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  
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  
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  
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  
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  
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  
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  
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  
揚弘烈莫盛於章斌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

之廟又所以獻酬醕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  
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  
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  
大亨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  
舞宜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亨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  
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  
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  
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帝  
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於是尚書又奏祀圓  
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

中衣絳合幅袴絳紵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於朝庭則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紵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與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詩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

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襲後又依哥省讀漢安世哥詠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安世爲享神未詳其義王粲所造安世詩今亡襲又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

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  
縣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奏可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  
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  
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  
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爲盡用宮縣  
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  
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  
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  
咸同肅議奏可肅又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  
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

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赧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厭人心也又周官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鞀東夷之樂也又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哥祭祀則次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

典獨不得用大亨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鈞之舞有司奏宜如肅議奏可肅私造宗廟詩頌十二篇不被哥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哥其樂舞亦仍舊也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哥青陽夏哥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章

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皇姚二曰六騏驎三曰竭肅雖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爲宗廟食舉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減宗廟食舉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歷數二曲合七曲爲殿中御食飯舉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晉荀勗傳玄並爲哥辭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

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後改  
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  
洋詠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正旦大會  
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郎作者是也今謂之行  
禮曲姑洗廂所奏按鹿鳴本以宴樂爲體無當於朝享  
往時之失也晉武太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  
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  
食舉樂哥詩詔又使中書郎成公綏亦作張華表曰按  
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  
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

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勗則曰魏氏哥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哥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九年荀勗遂典知樂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此舞哥詩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已出咸爲始平相晉又改魏昭武舞

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哥詞陳之於舞列宮縣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哥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哥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